



《使女的故事》海报

今年秋天，美剧《使女的故事》结实实实横扫了第69届艾美奖，斩获包括最佳剧集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主角在内的6项剧情类大奖。此剧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同名小说。年近耄耋的作者对这一次改编兴致盎然，不仅参与编剧工作，还亲自出镜，客串“红色感化中心”的邪恶嬷嬷。

也许是巧合，1984年的春天，艾特伍德在西柏林开始动笔架构她自己幻想中的“敌托邦”——基列共和国。故事设定在不远的未来，环境污染、病毒横行，加上生育意愿走低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不育症和畸胎高发带来的恐慌。如何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？精英阶层中的一批人秘密结社，最终发动了对国会、白宫和美国最高法院的突然袭击，成功攫取了国家机



《使女的故事》剧照

几百年后，在一间旧房子的一面墙后，会有人发现它们吗？让我们期待这一切不至于到那个地步。我相信它不会。

——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2017年评《使女的故事》

《使女的故事》：

旧房子墙后埋藏的信息

□马 良

器，美国变成了一本《圣经》治天下的政教合一国家。

“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她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去死。雅各对拉结生气，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拉结说，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使她生在我膝下，我便靠她也得孩子。”《圣经·创世记》如是说。

于是，基列国得了攻克不育症的妙法：搜集生育过孩子并且“不道德”的女人，比如被强暴过的，当过第三者的，“派遣”她们去上层人物家里，逐字逐句照搬《圣经》指示，躺在女主人膝下，假装她们合二为一，在所有家庭成员包括仆人的注视下与男主人完成“造人”仪式，临盆时两个女人也要摆出这个姿势，完成字面意义上的“生子在她膝下”。等到孩子断奶后，她再去下一家重复这一过程。

如此这般的长着腿的行动子宫便是“使女”。此外，基列国的女人明面上只有权贵阶层的“夫人”和“女儿”、平民家庭的“经济太太”、负责训诫使女的“嬷嬷”、仆妇“马大”几种，暗地里，还有隔离营（剧中改为殖民地）里服苦役的女人和荡妇俱乐部的官妓。而男人的种类更少，除了掌握权力的“大主教”和暗探“眼目”，只有一片面目模糊的“天使军”。有的字幕将“大主教”按字面意思译为指挥官是不确切的，他们的全称“有信仰的指挥官”（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）是专有称谓——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哈里发的称号，其政教合一的至高权力明白无误地写在了标签上。“眼目”“天使军”“马大”均典出《圣经》。“基列”也是《圣经》里的地名，在古代约旦河东岸巴勒斯坦地区。

这些英文单词首字母都是大写的，即使是再普通不过的称呼也偏离了原先的意义，“女儿（Daughter）”不仅仅是女儿，“夫人（Wives）”也不只是妻子，只有统治阶层才能拥有她们以及使女和马大。基列国用不同服饰提醒每个标签下的人格守本分，女儿穿白色，夫人穿蓝色，马大穿暗绿色，使女穿红色。

“我全身上下，除了包裹着脸的带翅膀的双翼头巾

外，全是红色，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”，“裙子长至脚踝，宽宽大大的”。剧中，主人公的使女制服被近乎完美地影像化了，头巾稍有微调，露出更多面部便于演员发挥。电视剧在服饰上一个值得称赞的原创细节是，使女的鞋子样式是系带的，但是没有鞋带。她再也不必奔跑，他们害怕她会奔跑。

一个血红色的、看不清面目、行动缓慢的人影，从阿特伍德的书里向我们走来——那是奥芙弗雷德（Offred）。这个名字来自她服务的一位大主教，即表示所有的介词“奥芙”（Of）作为前缀，加上大主教的名字弗雷德（Fred）。使女更换人家，名字也要跟着换。

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点，然而，当她的采购伙伴奥芙格伦在同一个名字下变了一副面孔，就好像前一任奥芙格伦不存在过一样，猛然间还是会感到讶异。因为这与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一般经验相悖。我们有一种幻觉，好像女人一直拥有自己的名字，一个女人天生可以出门工作，拥有银行账户，继承财产，投票选举，而实际上这只是百余年间才刚刚发生的事。

《使女的故事》可视为两个故事，有两条时间线的交错，主线是主人公自述在弗雷德家不到一年的经历，从她到达，直到离开；副线是在这段日子里，她的思绪在前半生里任意跳转：

她上大学，毕业，找了份小白领的工作，赚得不多但能养活自己。一切自然而然，平淡无奇。有一天，她在常去的报刊亭像平常一样买烟（在电视剧里是晨练后买咖啡），熟悉的女店员不见了都没引起她足够警觉，直到银行卡刷不出来了，她才得知，从那天开始所有女性不再被允许拥有任何财产，紧接着是政府强迫雇主解雇所有的女员工，并宣布所有不符合新版道德规范的家庭是需要解散的。

电视剧虽然不是纯粹的第一人称，大体上也没有偏离上述叙事结构，这是它能保留小说原汁原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与现实互为映照的，星星点点的记忆打乱顺序闪现，像拼图一样逐渐拼出一个正常的现代女性，陡然从美利坚合众国跌入基列国的错愕，像是近百年来女性集体命运的录像带在她面前，也在我们面前急速倒放。

剧集另一个准确表达基列国神韵的妙处在于，它用更为凌厉的剧情帮观众在

这本历史教材上画重点：在基列国，没有人是安全的。

奥芙格伦消失后，小说没有交代她的下落，而电视剧里暗示她因“背叛性别”而被施以割礼；在感化中心，同为使女的珍妮在小说里只是被打，在剧集中则是被剝掉了一只眼睛。这个戏份不少的配角，一直顶着一张原本天真甜美、残缺后有些可怖的面孔，提醒观众除了子宫，使女其他不影响生育的配件是可以被摘除的。

第一季拍完了小说的全部剧情，小说的高潮部分“挽救仪式”也是电视剧的高潮。剧集中，嬷嬷们本想按照惯例，让使女们集体对珍妮施行石刑，但一向逆来顺受的她们居然默契地一起放下了手中的石块；而书中最后的“挽救仪式”情节完全不同，是三个女人被送上了绞刑架，其中一个还是“夫人”，她的罪名没有被公布。

主人公只好在心里猜测那位夫人的罪名，不可能是阅读，即使高贵如夫人，也一样不允许接触文字，不过读书罪不至死，应该是斩手。电视剧对此心领神会，将基列国对“人”的践踏进一步延伸到统治阶层大主教那一级。小说里珍妮产下畸胎后，她的故事基本结束，而剧集在这条线上加了很多戏，她服务的大主教私下对她甜言蜜语，珍妮动了感情，在被送到下一家后无法接受，精神几近崩溃地去抢孩子。大主教和使女是不能有私情的，他被判决在手术台上截去一只手臂。

在基列国，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框框本身，那是借来一用的——所以《使女的故事》并不是一部反宗教的小说。真正重要的是让你害怕，害怕到有人剥夺你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需求，你也只会说“好的”，只要这一次被“挽救”的不是你。而你忘了，“挽救”是会传染的，它一旦开始，就不会停止。

被基列国驯服的小小个体，能否跳脱出时代获得真正的拯救？阿特伍德本人对此是悲观的。书中最后那场挽救仪式很顺利，而电视剧则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大块亮色。书中没有出现主人公的真名；电视剧则正式给了她一个名字“琼”；书中主人公只是听奥芙格伦说起过地下抵抗组织“五月天”，剧中她行动起来，积极为五月天传递邮包。书中一直以反抗者形象激励主人公的挚友莫伊拉，在被隔离营的悲惨影像吓到后，自愿在荡妇俱乐部里沉沦；而电

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
视剧中，她被琼激励，不仅帮她拿邮包，还单枪匹马逃出俱乐部，重获自由。

剧集对原作的提亮处理，还表现在对黑人和犹太人的不同设定上。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里，犹太少女的纯真美丽，让纳粹头子也为一动，让他内心天人交战、始终不肯越雷池一步的原因和英国电视剧《黑镜》里那位首相一样，他对人和“猪”在一起有心理障碍。所以，基列国怎么会有黑人和犹太人呢，更不会有什么黑人使女了，在制定规则的大主教们看来，这必定是违背生殖隔离的。

据说在改编过程中，电视剧制作团队与阿特伍德有较大分歧，前者认为黑人角色应该有机会参与此剧，所以剧中出现了数个黑人角色。而在逻辑上，基列国无法容忍黑人和犹太人存在的，硬塞进去，看起来是勇气，其实是软弱。如果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，又何谈改变。在西方，这种软弱如今在艺术界是很流行的。

小说与电视剧的另一处显著不同，是阿特伍德在叙事的最外层还嵌套了一层“史料”，小说的最末到了2195年，基列国早已覆灭，原来《使女的故事》是根据后世研究者发现的录音带口述资料整理而成。200年后学术会议上公事公办的发言，与整本书主人公富于情感的喃喃絮语对照，形成了强烈的间离效果。

这样的文字，或许不该是写给那些教授看的。在2017年，阿特伍德撰文再谈《使女的故事》，她说奥芙弗雷德的记录有两种读者，“真正的”读者不是学术会议上那些人，而是“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”“亲爱的读者”。这个论调，类似哲学家列奥·施特劳斯所言的“隐微教诲”。书，是写给懂的人看的。那些“亲爱的读者”，哪怕相隔几百年，也会在一间旧房子的墙后找到埋藏的信息，让同一个精神的太阳也照到他们。光就是光，太阳永远也不会陈旧。

《银翼杀手2049》：宠儿与弃婴

□星 河

《银翼杀手2049》（2017）是《银翼杀手》（1982）的续集，与前述电影故事相似，简而言之，依旧是一个捕杀克隆人的故事。克隆人被制造出来，本是为了帮助人类，但他们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，因而那些因某种故障而失联的克隆人必须被找到，继而被杀死——按照影片的说法：他们貌似无害，却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。

基于《银翼杀手2049》与《银翼杀手》的内在联系，有必要简介一下《银翼杀手》的原著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及作者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·迪克。事实上近年来菲利普·迪克的科幻作品相继被改编成电影，包括《全面回忆》《尖叫声》《少数派报告》《冒名顶替》《记忆裂痕》《预见未来》《联邦调整局》等众多大片。迪克喜欢在作品中探讨人类生存的意义，思考有关时间、生命、命运、记忆、幻觉以及人类思维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。2004年8月26日，英国《卫报》公布一项调查报告，由60位科学家列出一个“科学家最喜爱的科幻电影”排行榜，结果《银翼杀手》名列榜首。截至此时，改编自迪克作品的电影票房收入已累积达到7亿美元。而到2009年，这一数字更是提高到10亿美元。然而迪克本人生前却因贫困而死，令人不禁唏嘘。

《银翼杀手2049》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。事实上“赛伯朋克”类科幻作品有许多标签式的明显特征，其中之一就是喜欢重述一个简单而传统的故事，其经典作品概莫能外。《银翼杀手》基本如是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故事稍显曲折，但也大同小异。此外《银翼杀手2049》还人为设置了一些两难窘境，靠隐喻来勾连不同的情节段落，多少有些刻意。假如纠结男主经历，基本上就是一部若隐若现的《木偶奇遇记》——我不是真正的人，但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。这种情结在科幻文学中比比皆是，相关电影也不胜枚举，诸如《二百岁人》《人工智能》等等。虽说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表述已更加复杂，但仍脱不开传统故事的套路——不妨做一个有意思的类比：事实上从大义的角度，站在人类一边还是站在克隆人一边，男主似乎面临如同《天龙八部》中乔峰/萧峰的两难；而从个人身

世的角度，男主又似《边城浪子》中傅红雪般的无奈，一生为报杀父之仇而活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的身世成了问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银翼杀手》和《银翼杀手2049》都涉及到克隆人的生存状况。克隆人是一种替代品，是可以人为复制的工具，却绝不是可以自我繁殖的生命个体，因而几乎所有的科幻都将克隆人怀孕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，似乎革命性的



菲利普·迪克

结点就是生殖。这也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的情结，其科幻表达的起点是“荒诞戏剧”的开山之作《R.U.R.》。1921年，捷克作家卡雷尔·恰佩克所创作的《罗苏姆的万能机器人》（简称《R.U.R.》）在布拉格上演，描写的就是机器人与人类抗争的故事。该剧第一次提出“机器人”的概念（后来英语中的robot一词就来自该剧），只不过这里的机器人不是钢头钢脸铁胳膊铁腿的家伙，而是一种生物机器人，与后来科幻作品中的克隆人更为接近。在故事最后，当人类丧失了生殖能力而机器人也无法自我复制时，传来了富有情感的笑声——在克隆人身上出现了感情，克隆人即将完成生殖的使命。

《银翼杀手2049》在国内（其实也包括国外）

的境遇略带尴尬。媒体的大肆宣传是一回事，普通观众的接受程度则是另一回事——何况前者还有商业企图：没有一部引进片在上映前夕不被媒体叫好。不过，当人们对一部经典电影或者具有经典元素的电影评价不高时，其实大可不必过分苛责大众的眼光。不错，《银翼杀手》近乎时代经典，甚至难以超越，因为它对科幻文学的“赛伯朋克”流派做了最精湛的解读。假若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，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制作几可比肩，就算前作“难以超越”，至少也可“打个平手”。那么，又是什么让它难以引发普罗大众的情怀？

是时代。

如同人们今天仍在怀念经典黑帮片《英雄本色》，而时代背景的幕布早已在不经意间变换了多次。表述形式的抱残守缺，一定会让故事背后的思想变得难以传达。事实上，迷恋《银翼杀手》的小众群体，主要还是源于强烈的情结投射和情感记忆，继而又将这种情绪转移到并不逊色于原作的《银翼杀手2049》上面。但是，这些小众实在无权强求那些对此片不以以为然的大众，因为如上所言——时代已经改变。

即便是在当年，相比真正艰深晦涩的影片，《银翼杀手》也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故事，甚至被包装成循迹追凶的伪悬疑片——尽管里面充满了简单的符号化图解。但就其内在思想而言，《银翼杀手》却是革命性的，它对未来世界既不是一味讴歌，也不是单纯抹黑，而是开启了一种新的构造和评价方式。加之影片中一些为后世所推崇的、实则不过是无心插柳阴错阳差的所谓意境（因投资不足或技术局限所营造出的画面，诸如幽暗的雨夜等等），也被喜好者视为旷世经典。



《银翼杀手2049》电影剧照

《银翼杀手2049》同样也玩了一些电影噱头，甚至显出更多的类型片特质，从电影语言本身而言并非不受欢迎。如此处理自然是为了照顾故事，同时也是为了取悦观众，否则现在的观众就彻底不买账了。当然在《银翼杀手》的年代观众同样也没有买账——该片公映于迪克离世3个多月后的1982年6月25日，结果惨遭滑铁卢。

与当年的场景相比，《银翼杀手2049》几乎是在做复刻式的致敬：充斥美国街头的东方形象、暴力乃至文化；凌乱肮脏的街道；幽暗的雨夜；暴力交流（自然少不了中国式武打）；无论猎杀者还是被猎杀者都屈居陋室相依为命……所有这些，无一不在试图再现昔日的辉煌——或者冷遇。但是，当所有这些都已成为现实后，对此情景的描摹就不再是科幻文学的使命了——这是一个关键。

不要说这都是科幻作品曾经的预言。《银翼杀手》的预言颇具革命性，但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表述则只具描述性；前瞻属于科幻，直面则是现实——不妨用现实的角度来描述。

那个时代真的已经过去。在一个重新回归的



《银翼杀手2049》电影海报

时代，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早已被荡涤干净：街道可以依旧凌乱，但繁杂的档案却可以整齐排列；巨大的厂房可以被废弃，但一群群童工依旧井然有序地胜任着准生产线工作；尤其是网络，铺天盖地的网络已重置了我们的生活——人们没有想到，原本弥漫着自由气息的网络，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。

不看《银翼杀手》也许很难理解《银翼杀手2049》，但看了《银翼杀手2049》却会觉得《银翼杀手》的历史地位也值得怀疑；对当年的观众来说，《银翼杀手》太过超前，而对现在的观众来说，《银翼杀手2049》却缺乏基本的现实意义；或者干脆说得更加直白一些吧——不看《银翼杀手》不知道什么叫“赛伯朋克”，看了《银翼杀手2049》才知道“赛伯朋克”已然彻底没落。

也许，在经历了众多的无序之后，人们开始渴望一种规则？不管怎么说，有一个秩序的世界，也许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，也许。